



SENSE AND SENSIBILITY  
JANE AUSTEN

理智  
与情感

简·奥斯汀——著

汪洋——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SENSE  
AND  
SENSIBILITY

---

JANE AUSTEN

理智与情感

[英] 简·奥斯汀——⑤ 汪洋——⑥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理智与情感 / (英) 简·奥斯汀著; 汪洋译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10  
ISBN 978-7-201-14130-5

I. ①理… II. ①简… 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7351号

## 理智与情感

LIZHI YU QINGGAN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 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
邮 政 编 码 300051  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 子 信 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责任编辑 金晓芸  
特约编辑 韩 伟  
产品经理 周 颖  
书籍设计 星 野

制 版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印 数 1-7,000  
字 数 265千  
版 次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4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

# 目 录

Volume 1 001

Volume 2 115

Volume 3 213

# Volume 1



## Chapter 1

达什伍德家族已经在萨塞克斯郡<sup>1</sup>定居多年。他们在这里置下了大片田产，府邸就位于田产中心的诺兰庄园。这家人世代过着体面的日子，赢得了邻里乡亲的称赞。已故庄园主是个单身汉，活到耄耋高龄。他在世时，一位妹妹常年陪伴在身边，替他打理家务。没想到妹妹先他十年离世，导致府上发生大变。为了填补妹妹亡故的缺憾，他将侄儿亨利·达什伍德一家接来同住。这个侄儿是诺兰庄园的法定继承人，老庄园主也打算百年之后将家业传给他。有了侄儿、侄媳及其子女的陪伴，老庄园主最后几年过得十分舒心，也越来越依恋他们。亨利·达什伍德夫妇对老庄园主总是有求必应，让他尽享天伦之乐。这番孝心并不仅仅是出于利益考量，也是他们的善良本性使然。此外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为老庄园主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。

---

1. 萨塞克斯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。

亨利·达什伍德先生同前妻生了一个儿子，同现任太太生了三个女儿。达什伍德先生的儿子是一名行事稳重，受人尊敬的年轻人。他母亲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，确保他衣食无忧。成年之后，一半的遗产都交给了他。不久后因为结婚，他又增添了一笔财产<sup>1</sup>。所以对他来说，父亲能否继承诺兰庄园，远没有对三个妹妹那样重要。如果父亲无法继承，那妹妹们能得到的财产将少得可怜。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，父亲能留下的也只有区区七千英镑。至于达什伍德先生前妻的另一半遗产，最终也是要传给她儿子的，达什伍德先生只是拥有终身受益权<sup>2</sup>罢了。

老庄园主去世了。遗嘱宣读后发现，同几乎所有遗嘱一样，这份也是让人喜忧参半。老庄园主既没有罔顾公平，也没有忘恩负义，确实把田产传给了侄儿。不过，这份遗嘱是附有条件的，所以价值就丧失了一半。达什伍德先生之所以希望得到这笔遗产，本不是为自己或儿子着想，而是要给妻女留点家底。可是遗嘱规定，将来田产必须完整地传给他的儿子，然后再传给他的孙子——小家伙当时才四岁。如此一来，达什伍德先生便无权变卖田产，或者变卖田产中的珍贵树木，去供养那些最亲近、最需要帮助的家人。为了维护那个孩子的利益，整个家产都被冻结起来。其实，那孩子也只是随父母来过诺兰庄园几次，跟其他两三岁的小孩相比，并无任何出众之处——同样是口齿不清，性情倔强，喜欢恶作剧，还总是吵闹个没完——但却博得了老人的欢心。相形之下，侄媳妇和她三个女儿多年来对老庄园主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倒似乎没那么重要了。不过，老人家也不想做得太刻薄，为了表示对三个姑娘的喜爱，他给她们每人留了一千英镑。

达什伍德先生起初极为失望。好在他天性乐观开朗，满以为自

---

1. 指嫁妆。

2. 受益人在世时可以享受遗产收益的权利。该权利不得出卖或赠予。受益人过世之后，受益权不得被继承，而是回归遗产所有人。

己还能活上好多年，既然手里握着这么大大一份田产，只要马上改善经营，勤俭持家，就能从田产收益中存下一大笔钱。然而，这份姗姗来迟的财富才到手一年，他便随叔父而去，一命归西了，留给太太和三个女儿的财产，算上叔父给她们的在内，总共不过一万英镑。

看他病情危笃，家人把他儿子找了过来。达什伍德先生强撑病体，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急切地叮嘱儿子，务必照顾好继母和三个妹妹。

约翰·达什伍德先生并不像其他家人那样重感情，但此时此刻，受到父亲如此重托，他还是被打动了，答应父亲一定竭尽所能让继母和妹妹们生活舒适。听到这番许诺，做父亲的终于安然长逝。此后约翰·达什伍德先生才得空思考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，到底帮到继母和妹妹们什么程度才算精明。

这个年轻人其实心眼并不坏，除非你把冷漠和自私定义为坏心眼。总的说来，他很受人尊敬，因为他在日常事务上能尽职尽责，循规蹈矩。如果娶了个和善些的女人，也许会比现在更受人尊敬，甚至自己也会变得和善起来。可惜他结婚时太年轻，对妻子又太过宠爱。而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同他本人惊人地气味相投，甚至更加心胸狭隘、自私自利。

对父亲做出承诺时，他在心里暗想，要给妹妹们每人再补贴一千英镑。他当时确实觉得，这是自己力所能及的。除了目前的收入和母亲留下的另一半遗产之外，还有望每年再添四千英镑的收入。想到这点，他就不禁心中一暖，感觉自己有能力慷慨助人。“对，我可以给她们三千英镑，这样才够大方！足以让她们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。三千英镑！我可以毫不费劲地省出这一大笔钱！”他成天想着这件事，接连想了好多天，从没反悔过。

公公的葬礼刚结束，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便带着孩子和仆从来到庄园，事先也没打过招呼。没有人可以指责她这样做。公公一过世，这座房子便是她丈夫的了。不过，此举实在太失分寸。用常理去

揣度，任何一位处于达什伍德太太<sup>1</sup>这个位置上的女人，都会对儿媳的举止十分不满。更何况，达什伍德太太自尊心特别强，又慷慨得不切实际，对于这种行为，不管是谁干的，或者是对谁干的，她都会深恶痛绝。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从来没得到过丈夫家人的喜爱，不过直到这时，她才有机会让她们明白，只要有必要，她便可以毫不顾忌旁人的感受。

达什伍德太太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大为光火，因此也对儿媳厌恶透顶。后者一进门，她就恨不得立即离开这个家，再也不回来。不过，在大女儿的再三恳求下，她认识到这样一走了之有失妥当。后来，出于对三个女儿的爱怜，她决定留下来。看在她们的面子上，她才没有跟她们的哥哥翻脸。

大女儿埃莉诺对母亲的劝告颇为有效。她向来头脑清楚，遇事冷静，虽然只有十九岁，却已经是母亲的参谋。达什伍德太太性情急躁，行为难免鲁莽，多亏埃莉诺识大体，常常出面调解。她心地善良，性情温柔，感情强烈，但她懂得如何控制情绪——在这一点上，她母亲还需多多学习，而她的一个妹妹却是决心永远也不学。

二女儿玛丽安的才能从各方面都可与姐姐埃莉诺媲美。她聪明懂事，只是做什么都毛毛躁躁。无论是伤心还是高兴，她都不懂得节制。她大方、可爱，也很风趣，就是沉不住气。她同她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埃莉诺见妹妹如此感情用事，自然有些担心。但这在达什伍德太太看来，却是难能可贵的优点。母亲和玛丽安用极度哀伤的情绪感染着彼此。她们起初都悲痛得难以自持，过段时间又会主动去想伤心事，然后悲从中来，如此一再反复。她们放任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，越想越伤心，而且打定主意不再听人劝慰。埃莉诺也非常伤

---

1. 文中提到“达什伍德太太”时，指的是亨利·达什伍德的遗孀，而非其儿媳。

心，但她还能苦苦支撑，努力振作。她遇事同哥哥商量，嫂嫂来了之后也以礼相待，照顾得体。她还尽量劝母亲像自己一样打起精神，凡事多忍让。

小妹玛格丽特是个好脾气的乖丫头。不过，她已经习染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气质，却又不如玛丽安那么聪明，在十三岁的年纪，还看不出长大后是否赶得上两位姐姐。

## Chapter 2

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如今成了诺兰庄园的女主人，她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则落得寄人篱下的境地。不过，主客关系互换之后，她对她们便悄悄客气起来。而她的丈夫待她们也礼貌有加——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，他对别人充其量也只能好到这个地步。他确实带着几分真诚地请她们把诺兰庄园当作自己家。达什伍德太太一时也没能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容身，无奈之下，只得接受邀请，继续留在那里。

待在这个一花一草都能让她回忆起旧日快乐时光的地方，可以说正合达什伍德太太的心意。每当她高兴的时候，谁都没有她那样开心、那样乐观地期待着幸福来临，仿佛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不过一旦伤心起来，她也同样会胡思乱想，悲伤得无法自拔，正如快乐时不能自己一样。

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完全不赞成丈夫打算资助三个妹妹的想法。从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财产中夺走三千英镑，这会把他弄成穷光蛋

的。她请求丈夫务必重新考虑此事。剥夺自己的孩子，而且是唯一的孩子这么一大笔钱，当父亲的于心何忍？达什伍德小姐们只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这在她看来完全算不上什么亲戚，她们有什么权利接受他如此慷慨的资助？众所周知，同父异母的子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真感情，那他为什么要给同父异母的妹妹们这么一大笔钱，毁掉自己和她们可怜的小哈里呢？

“这是我父亲的临终嘱托，”她的丈夫答道，“要我帮助寡母和妹妹们。”

“我敢说，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十有八九是神志不清了。要是他头脑还清醒的话，就绝对不会冒出如此荒谬的念头，竟然让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送出去一半。”

“他倒没有规定具体数目，亲爱的范妮。他只是笼统地请求我帮助她们，让她们生活得更舒适——比他能给她们提供的条件更好点。或许，他把这件事全交给我处置更好。他总不至于觉得我会不管她们吧。但他要我许诺，我只好答应下来，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我做出了许诺，而且还必须兑现。不管她们何时离开诺兰庄园，去别处安家，我们总得帮她们一把。”

“那就帮她们一把好了。不过，帮一把可用不着出三千英镑呀。你想想，”她接着道，“一旦这笔钱给了她们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你的妹妹们会嫁人，到时候钱可就永远落入别人的口袋了。如果这钱能重回我们可怜的儿子手里……”

“哎呀，那当然会大不一样。”她丈夫一本正经地答道，“总有一天，哈里会怨恨我们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外人。要是他将来有一大家子要养，这笔钱可是会派上大用场。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不如减半，这样对大家或许都有好处。给她们每人五百英镑，这也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财产啊。”

“噢！那当然是很大一笔钱！世上哪个当哥哥的对妹妹能有你一半好？就算是对亲妹妹也做不到！更何况她们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！你真是太慷慨大方了！”

“我可不想表现得小家子气。”他回答说，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宁可过分慷慨，也不能太吝啬。至少谁也不会觉得我亏待了她们。就算她们自己，也不会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了。”

“天晓得她们想要多少。”太太说道，“但我们用不着去管她们有什么指望。问题在于，你能拿出多少给她们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我想，给她们每人五百英镑，这我还拿得出。就算我不给她们这份补贴，她们的母亲过世之后，每人也能拿到三千多英镑。对任何一个姑娘来说，这都是一笔巨款啦。”

“这还用说。我看啊，她们真的不需要你再额外给钱。她们有一万英镑可分。倘若结了婚，她们的日子肯定会相当富足。就算嫁不出去，靠这一万英镑的利息，她们住在一起也能生活得很舒服。”

“没错。所以我又在想，整体而言，趁她们母亲在世时给她补贴，会不会比给她女儿更可取呢？我是说，给她点年金之类的。这样一来，妹妹们和她们的母亲都能受惠。一年给个一百英镑，管保她们心满意足。”

但他的妻子犹豫了一会儿，没有马上同意这个计划。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这比一次掏给她们一千五百英镑好。不过，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上十五年，我们可就上了大当了。”

“十五年！我亲爱的范妮，她连十五年的一半都活不到。”

“肯定活不到。不过，如果你留心就会发现，人一旦有年金可拿，就总能活很久。她还壮实健康得很呢，四十岁都不到。给年金可是件了不得的事，必须一年接一年不停地给，到时候你想不给都不行。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对年金有多麻烦可是一清二楚。当年我母亲遵照我父亲的遗嘱，每年都向三个老仆人支付退休金，这让

她苦恼极了。退休金每年要支付两次，还得送到仆人手里，真是麻烦死了。后来听说有个仆人死了，结果发现并没有。我母亲简直烦得不行。她说，照这样没完没了地给下去，她连自己的收入都没法做主了。都怪我父亲太心狠，要不然，这些钱还不是全由我母亲自由支配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所以我恨透了年金，要叫我给谁付年金的话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这当然让人很不舒服，”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，“眼看着自己的收入一年年被人白白拿去。你母亲说得太对了，那财产就完全不由自己来支配。每到年金支付日，都得掏出一笔钱来，谁会讨厌这样的事情呢？这把人的自由权都给剥夺了。”

“这是当然的。况且，你这样付出，还不讨好。到时候她们觉得这笔钱到期就该领，不会少一分；而你也不会多给，她们怎么会心存感激呢？要换了我是你，不管我做什么，肯定要自己来决定。我不会昏了头，去许诺给她们年金。总有些年头，你会发现省下一百英镑，甚至五十英镑来给她们，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”

“我想你是正确的，亲爱的，安排给年金确实不妥。我不时地接济她们一下，肯定好过给她们年金，因为一旦觉得自己会到手更多的钱，她们就会大手大脚地花钱，到年底就连一块六便士硬币<sup>1</sup>都拿不出来。这样肯定是最好的办法。不定期地给她们五十英镑，她们就不会因为手头缺钱而苦恼，而我也充分履行了对父亲的承诺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真的，说实话，我心里总觉得，你父亲当时并不是想让你给她们钱。我敢说，他所谓的帮助，不过是叫你合乎情理地帮点忙。比如说，帮她们找一座舒适的小房子，搬家的时候搭把手，时令到了就送她们些鲜鱼和野味什么的。我愿拿性命担保，你父亲就是指的这些。说真的，要是他还有些别的什么想法，那不是

---

1. 英国面值最低的硬币。

太奇怪、太有悖常理了吗？我亲爱的达什伍德先生<sup>1</sup>，好好想想吧，你的继母和她的女儿们靠着那七千英镑得来的利息，能过上多么舒服惬意的日子。况且，每个女儿都有一千英镑，每年能给每人带来五十英镑的收益。当然，她们得从中拿一部分给母亲当伙食费。四个女人合起来，每年有五百英镑的收入。就四个女人，难道这笔钱还嫌少？她们过日子压根儿用不了多少钱！完全没有什么家务开支。没有马车，不用养马，也没有仆人。不跟外人来往，这方面的开销根本不存在！想想她们的生活有多舒心吧！一年五百英镑啊！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能花掉一半。至于你打算再给她们补贴些钱，这个想法可真是荒唐。她们倒是有能力给你点钱。”

“确实，”达什伍德先生说，“我觉得你说得完全正确。父亲要求我做的，肯定只是你说的那些事。我现在完全明白了。我会严格履行我的诺言，按你说的办，给她们帮点忙，尽点心意。等继母搬家时，一定尽心尽力帮她安顿好。到时我还会送她们些家具之类的小礼物。”

“当然了。”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回答说，“不过，可别忘了一件事。你父亲和继母搬到诺兰庄园来的时候，虽然把斯坦希尔那边的家具都卖了，但所有瓷器、银盘子和亚麻布都还留着呢。现在这些东西都落到你继母手里了。搬家之后，她屋里几乎马上就能摆得满满当当的。”

“你考虑得真周到。那些东西确实是传家宝啊！有些餐具如果能留在这儿给我们用，那就太美了。”

“是啊，那套早餐瓷器就比我们家现在用的漂亮多了。我看是太漂亮了，根本不适合放在她们租得起的那种地方。不过，事情已经这样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父亲光想着她们。我必须说：你不用觉得自

---

1. 当时英国夫妻通常都用正式称谓称呼对方。

已欠父亲的情，也不用去理会他的遗愿，因为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但凡他做得到，是绝对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的。”

这番话具有无法抗拒的说服力。如果达什伍德先生之前还有些犹豫不决的话，听完这话就铁了心了。最后，他决定就按妻子说的办，对父亲的遗孀和女儿们所尽的心意，就跟对邻居那般就够了。若是对她们更好些，即便算不上多么失礼，也绝对是不必要的。

### Chapter 3

达什伍德太太又在诺兰庄园住了几个月。倒不是因为 she 不愿搬走。有段时间，这座庄园里每一处熟悉的地方都让她激动，但现在她不会触景生情了。她已经重新振作，不再沉湎于忧伤的往事徒增痛苦，开始能思考别的问题了，于是她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，不知疲倦地到处打听诺兰庄园附近哪里有适合的房子。她对诺兰庄园仍然十分留恋，所以不可能搬得太远。不过，她一直没找到一座同时满足她和她大女儿要求的房子。她自己觉得房子一定要舒适安逸，大女儿在做判断时则谨慎许多。因此，做母亲的倒是看中好几个地方，可大女儿却固执得很，偏认为那些房子都太大住不起，只好作罢。

达什伍德太太听丈夫说过，他儿子是郑重承诺要照顾她们母女的。弥留之际听到儿子这番许诺，丈夫才算的了最后一桩心愿。她跟丈夫一样，对儿子的真诚深信不疑。为女儿的利益着想，她觉得这样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。至于她自己，别说七千英镑，就算财产更少些，也能过得相当富足。她们的哥哥心眼这么好，她由衷地感到高

兴。一想到之前还以为当哥哥的会一毛不拔，她便责怪起自己的小人之心。他对自己这个继母和几个妹妹都非常照顾，这足以让达什伍德太太相信，他真的关心三个妹妹的幸福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都对他的慷慨大方深信不疑。

而对自己的儿媳，达什伍德太太从一开始就不大瞧得起。如今在儿媳家又住了半年，加深了对她性格的了解，便更加鄙视她的为人。尽管当婆婆的对儿媳以礼相待，用母爱去关怀对方，但婆媳俩仍旧很难相处。如果不是中间发生了一件事，达什伍德太太也许早就搬走了。在达什伍德太太看来，这件事发生后，她的女儿们就更有资格留在诺兰庄园了。

这件事便是，她的大女儿埃莉诺和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的弟弟之间渐生情愫。这个年轻人举止优雅，惹人喜爱。他姐姐住进诺兰庄园后不久，就介绍他与母女四人认识了。此后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。

出于利益考虑，有些当母亲的或许会鼓励这种亲密关系的发展，毕竟爱德华·费拉斯是一位已故财主的长子。不过，有些当母亲的或许会谨慎行事，阻止这段感情，因为除了一笔少得可怜资产，爱德华的所有财富都取决于自己母亲的遗嘱。可达什伍德太太对以上两种情况都不予考虑。对她来说，只要爱德华看起来温柔亲切，爱她女儿，而埃莉诺也爱他，那就够了。由于财产上的差异而拆散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，这与她的观念背道而驰。而且她觉得，任何认识埃莉诺的人都不可能意识不到女儿的优点。

爱德华·费拉斯之所以赢得了她们的好感，倒不是因为他仪表不凡，谈吐出众。他的外表并不英俊，只有与他相熟的人才会觉得他的举止风度讨人喜欢。他太缺乏自信，这样就更加无法凸显优点了。不过，克服了天生的羞怯后，他的一举一动就显得坦率、热情多了。他的理解力原本就很强，良好的教育越发增进了他的智力水平。然

而，无论是才能还是性格，他似乎都不能让母亲和姐姐满意。她们渴望看到他出人头地，当上个——她们也说不出具体当上个什么。她们想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世上出类拔萃。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感兴趣，从而进入议会；或是看到他结交当世名流。约翰·达什伍德太太也对弟弟抱有同样的期待，但在他得享这无上的幸福之前，能看到弟弟驾上一辆带折叠篷的四轮四座大马车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可爱德华偏偏对结交大人物或者驾上大马车不感兴趣。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安逸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。幸运的是，他有个比他有出息的弟弟。

爱德华在庄园逗留了几个星期，才引起达什伍德太太的注意。那阵子她太过悲痛，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。她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文文静静，谨慎低调，于是对他产生好感。他从不用不合时宜的谈话去触碰她内心的痛苦。埃莉诺某天无意中跟母亲提起，爱德华同他姐姐不是一路人，这话让达什伍德太太开始进一步观察并认可这个年轻人。因为拿他们姐弟做对比极具说服力，令达什伍德太太对他好感倍增。

“这就够了，”她说，“只要他不像范妮那样就够了。这就说明他是个厚道可亲的好人。我已经爱上他了。”

“我想，等你更了解他，”埃莉诺说，“你会喜欢上他的。”

“喜欢他！”她母亲微笑着说，“这孩子深得我心，这感情只能是‘爱’。”

“你会尊敬他。”

“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把‘敬’和‘爱’分开。”

达什伍德太太之后便想方设法接近爱德华。她态度和蔼，很快就使他不再拘谨。她迅速摸清了他的所有优点。她相信爱德华是爱慕埃莉诺的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才能洞察他的方方面面。但她确信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。他那文静的个性，原本同她对年轻人举止谈